

河洛广记

金戈铁马下洛阳

□郑贞富

2 兵临洛阳

西晋永嘉三年(公元309年)春,西晋左积弩将军、朱诞投降匈奴汉国,劝刘渊攻取洛阳。刘渊以朱诞为前锋都督,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,将兵攻黎阳(今河南省浚县),克之;又大败晋将王堪于延津,将延津城三万余汉族人全部沉于黄河之中。

建都洛阳的西晋司马氏集团是极端腐朽的统治集团,八王之乱的爆发,使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备受摧残,出现了大量的流民,并形成了关西、河东、雍州、并州等几个大的流民集团,至于小流民队伍更是多如牛毛,《晋书·食货志》称“人多饥乏,更相鬻卖,奔流流移,不可胜数”。一场金戈铁马下洛阳的灭晋战争正在酝酿中。

当年六月,匈奴汉国安东大将军、羯族人石勒攻克巨鹿、常山,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。与此同时,匈奴汉国征东大将军王弥攻克壶关。占据壶关,打通了平阳至洛阳之路。当年八月初一,刘渊命其子、匈奴汉国楚王刘聪大军进攻洛阳。

刘聪一路打败西晋平北将军曹武,曹武和西晋全军十万人全部阵亡。刘聪长驱直入,抵达洛阳西南的宜阳,安营扎寨。他自恃兵强马壮,连续获胜,不注意防备。九月,西晋弘农太守垣延假意向刘聪投降,趁夜色朦胧突然袭击刘聪军营。刘聪大败,率残兵仓皇渡河逃回。

十月,刘渊再次派遣刘聪进攻洛阳。为保胜利,刘渊让王弥、刘曜、刘景几位强将率精兵五万余人,全力以赴,另派大将呼延翼率步兵为后援,不日即进抵宜阳。

西晋朝廷上下无不惊慌失措,个个恐惧,唯独西晋名将北宫纯沉着应战,严密封防。刘聪兵临城下,驻屯在洛阳西明门外。北宫纯带敢死队三千人出击,击杀匈奴汉国名将呼延翼。北宫纯带军队即冲入敌营中,杀死汉兵无数。

刘聪命令各军上前阻拦,且战且行,退至洛水下游的巩县(今巩义市)。次日,匈奴汉军闻呼延翼兵败被杀,不战自乱。刘渊闻败,急速飞书让刘聪收兵还师。刘聪接令后,却自率精兵直攻宣阳门,令刘曜攻上东门、王弥攻广阳门、刘景攻大夏门,四面齐进。晋军严阵以待,太傅司马越调北宫纯等大将入城,分守各门抵御。刘聪连攻数日,毫无进展。为迅速攻下洛阳城,他竟想入非非,请求神鬼保佑。刘聪留下平晋将军刘厉

及冠军将军呼延郎指挥汉军继续围攻洛阳城,自己竟带着千余骑兵将士,奔嵩山而去,祈祷嵩山神助其攻城。

得知刘聪离营而去,没有主帅,太傅司马越高兴高采烈,挑选三千劲卒,由大将邱光、楼衷等带领,潜开宣阳门,呐喊着冲出城,杀呼延郎,刘厉急忙挥兵相救,已来不及。此时,邱、楼二将越战越勇,领着三千健卒,横冲直撞。宣阳门外,血流成河,匈奴汉军战死万余,主帅刘厉投水而死,王弥劝刘聪暂时退兵,结束了这次对洛阳的军事进攻。

但是,此役,西晋名将北宫纯也壮烈殉国。闻其死,洛阳百姓,家家戴孝,全城痛哭。

文化中国行

两位“牛人”的“洛蜀之争”

□李耀曾

北宋元丰八年(公元1085年),神宗驾崩,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为幼年登基的哲宗皇帝聘请了两位老师,一位是洛阳人程颐,一位是眉山人苏轼。这两人都是名满天下的博学鸿儒,学识德望足以担此重任。然而,也就是这两位满腹经纶的“牛人”,竟在朝堂之上演绎了一场两败俱伤、影响古今的“洛蜀之争”。

(一)

程颐幼有高识,十三岁和哥哥程颢一起,随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学习“性命义理”之学;十八岁时上朝拜,功被誉为“千古第一仁君”的仁宗皇帝以“王道为心,生灵为念,黜世俗之论,期非常之功”;二十四岁进入太学,因一篇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的文章一鸣惊人,受到著名教育家、太学校长胡瑗赏识并让他当上最高学府的“教授”;二十七岁时到京都相国寺给官绅讲《周易》,令素有“易学大师”之称、曾在这里讲学半载的张载自愧不如扯起虎皮走人。被推荐赴京之前,他已道闻海宇、名重天下,由他与哥哥程颢共同创立的“洛学”已经形成。在官中给皇上讲经时,他以匡正天下为己任,议论朝政,褒贬大臣,教训皇帝,无所顾忌,一时声名显赫,各地儒生纷纷投其门下。

与程颐相比,苏轼也是牛气冲天。他比程颐年长几岁,出身书香门第,受教于父母双亲;二十岁参加由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的被誉为“龙虎榜”的嘉祐二年科举考试,并且蟾宫折桂,名动京师;数十年为官为学,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,又是一位踴躍踏志的政治家。彼时,他是翰林学士兼“侍书”,虽然都是皇帝的老师却比布衣出身的程颐略高一等。再加上他为人豁达大度,素来看不惯程颐那迂腐古板的模样。一来二往,程、苏之间便有了隔阂。

(二)

元祐元年(公元1086年)九月一日,担任宰相八个月的司马光因积劳成疾而去世。这一天,哲宗皇帝正率领文武百官在开封南郊祭祀天地神灵,安放宋神宗的灵位。典礼刚一结束,以苏轼为首的一班大臣第一时间带着祭文就去吊唁司马光。可当他们走到相府门口时,没想到被奉诏主持丧礼的程颐拦了下来。程颐板着脸说:“列位,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中说‘是日哭则不歌’,你们既然参加了祭拜天地的吉礼就不该再来吊丧,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既不成体统也太不严肃,还是请大家回去吧,准备一下明日再来。”

都来了怎么还还挡驾,弄得这帮人灰头土脸的好没面子。大臣中不少人觉得荒唐,有人干脆当面反驳程颐,说孔老夫子说“哭则不歌”并不代表“歌则不哭”。苏轼是个狂放不羁、不拘小节的人,平日里就不喜欢拘泥古礼,听了程颐的话更是愤愤不平。他面带嘲讽满满不在乎地对程颐说:“这是烂泥坑里爬出来的叔孙通所制的怪礼,不必理会。”说罢便不顾程颐反对,带着这班大臣就要往相府走。

苏轼的言行惹得在场的大臣们哄堂大笑,也惹恼了自尊心极强的程颐。他觉得这是恃才傲物的苏轼藐视自己,大笑自己比作烂泥坑里爬出来的叔孙通,于是恼羞成怒,堵住相府大门死活不准这班大臣进去吊唁。

(三)

时隔不久,正好赶上“国忌行香(帝后忌辰)”日,众大臣都到相国寺里焚香祈祷。这天正好又是程颐当班,他下令寺方供应素食。在一旁的苏轼坚决反对:“正叔(程颐字正叔)不是不信佛吗?为什么要素食呢?”

程颐引经据典地说:“根据礼法,守丧期间,不可以喝酒食肉;忌日是丧事的延续,自然也应该遵守不喝酒、不食肉的规定。”

按说这一顿饭不吃肉也死不了人,可在相府吃了闭门羹的苏轼耿耿于怀,就是要刻意和程颐叫板。他一面令人准备荤菜,一面高举右臂大声吆喝道:“为刘氏者左袒!”那意思就是说愿吃肉的跟我来!苏轼这一嗓子不要紧,参加祈祷的大臣们各自自选。朱光庭、贾易、王严叟等程门弟子均要素食,而秦观、黄庭坚、张耒这些苏门学士则旗帜鲜明地站到肉食者一方。

(四)

相国寺“翻脸”之后,以程颐为领袖的洛学派与以苏轼为领袖的蜀学派之间矛盾公开化,并开始相互攻讦。洛学派代表、偃师人朱光庭等上书朝廷,说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“仁祖之忠厚”则官吏们偷惰不振,效法“神考之励精”又使官吏们流于苛刻,这分明是诬蔑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,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,应予治罪。蜀学派不甘示弱,苏门弟子孔文仲亦上书朝廷,说程颐利用替皇帝讲学的身份,往往超越分际,甚至勾结权势,搬弄是非,离间作乱,挑拨仇讷……

洛蜀纷争,口诛笔伐。朝廷是非难辨,于是就各打五十大板。宋哲宗元祐二年(公元1087年)八月,进京仅一年零五个月的程颐被罢崇政殿说书,重回洛阳伊皋书院当他的教书匠。不久,在党争中受到重创的苏轼心灰意冷,带着遗憾与无奈离开皇帝,到浙江杭州任职去了。

1 举兵叛乱

自东汉之中叶之后,朝廷常以招引或强制的方式,将边疆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内迁,以便监控各族或是增加兵源和劳动力。到了西晋时,中国北部、东部和西部,尤其是并州(今山西等地)和关中一带,大量胡族与汉族杂居。史书记载“西北诸郡皆为戎居”,关中百万余口“戎狄居半”,对西晋呈现半包围之势。

西汉宣帝甘露二年(公元前52年),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五千余部落归汉。东汉光武帝时,命南匈奴居于西河郡美稷县(山西离石东北)。东汉建安二十一年(公元216年),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。西晋太康十年(公元289年),晋武帝司马炎以匈奴贵族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,不久,又升他为匈奴五部帅。晋惠帝继位后,封刘渊为建威将军、五部大都督、汉光乡侯。

八王之乱爆发后,刘渊被诸部匈奴共推为大单于。西晋永兴元年(公元304年),刘渊自称汉王,改年号为元熙,以离石为都城,发布所谓的诏书,向西晋宣战。并州刺史司马腾闻讯,忙率兵前往镇压,部将裴玄带五万晋军与刘渊十万铁骑战于大陵(今山西省文水县),裴玄大败,晋军全军覆没。刘渊乘胜进军,接连攻下法氏(今山西省高平市)、屯留(今山西省长子县)等地。接着,刘渊发兵攻克了蒲阪(今山西省永济市)、平阳(今山西省临汾市),据有今山西全境。

西晋永嘉二年(公元308年),刘渊正式称帝,迁都平阳,国号为汉。

刘渊在青少年时期,在洛阳太学读书,共十年,他尽知洛阳山川形胜、西晋虚实。

3 攻克洛阳

西晋永嘉四年(公元310年)年初,刘渊立单征女为皇后,立其子刘和为皇太子。七月,刘渊去世,太子刘和即位。

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,他在刘渊去世后的第七天夜里,发动宫廷政变,杀刘和于光极殿西室。刘聪即帝位,改元光兴,封其子刘粲为河内王,以石勒为并州刺史,封汲郡公。

冬十月,汉河内王刘粲及汉将刘曜、王弥,又一次发动对洛阳的进攻,合兵六万余众,在混池与西晋将军裴嶷带领的十万晋军交战。晋军大败,裴嶷及十万晋军殉国。打败裴嶷后,匈奴汉军长驱直入,直抵洛河以南地区。

此时,洛阳已被匈奴汉军围困多日,粮食等军需品严重短缺,畿内饥馑,困难日益严重。这时,朝中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,他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。十一月,司马越知道洛阳必破,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开洛阳。

次年二月,司马越拥军东行,于

道中病死,部卒护其灵柩东归;四月,为石勒部众追及,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。

司马越死后,西晋实力最强的是荀晞。西晋怀帝封荀晞为大将军大都督,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。荀晞以京邑荒饷日甚,寇难交至,表请迁都江南,遣从事中郎刘会领船数十艘、宿卫五百人,献谷千斛以迎西晋怀帝。

西晋怀帝听从荀晞的意见,准备迁都,公卿犹豫,左右大臣贪恋家财,不愿从行。既而洛阳饥困,人相食,百官流亡者殆尽。西晋怀帝召公卿议出,将行而无舟车,乃使傅祗出诣河阴(今孟津东),治舟楫。朝士数十人跟从,西晋怀帝步出西掖门,至铜驼街,为盗所掠,不得前进而还官。

五月,刘聪派遣前军大将军呼延晏率兵三万人,到达洛西郊,与晋军交战十二次,晋军连遭十二败。匈奴汉军主帅呼延晏先至洛阳,攻克平昌门,并放火焚烧东门和官府房

舍,大肆杀戮劫后,退出洛阳城。不久,刘聪的几支大军皆进抵洛阳,近百万大军。王弥到达宣阳门外,刘曜攻抵西明门。而后,王弥、呼延晏合兵攻克宣阳门,进入南宫,入太极前殿,纵兵大掠,悉收官人、珍宝。西晋怀帝出华林园门,欲奔江都,汉兵追执之,幽于端门。

匈奴汉国将军刘曜带军队自西明门入屯武库,杀太子司马诠、吴皇后司马晏、竟陵王司马楙、右仆射曹馥、尚书闾丘冲、河南尹刘默等,士民死者三十万人。刘曜发掘诸陵,焚官庙、官府皆尽。刘曜纳惠帝羊皇后,迁怀帝及六玺于平阳。昔日繁花似锦的京都化为一片废墟。

河洛探访

双泉村里话双泉

□于春斌

偃师区缙氏镇双泉村是一个历史文化名村。关于双泉村名字的来历,有两个版本的传说,分别与历史上的一位皇帝、一位太子有关。

在当地村民中流行的一种传说,源于秦朝末年“楚汉之争”时的一个故事。当年,汉王刘邦被西楚霸王项羽追赶,一路跑到今双泉村一带时,已是人困马乏,口渴难耐。刘邦挥剑戳向地面,两股泉水瞬间涌出,一股泉水供官兵饮用,一股泉水供战马饮用。官兵饮水后顿感神清气爽,干劲倍增。后来,为纪念此事,刘邦插剑涌泉之地被命名为双泉。

另一个版本相传东周太子晋因犯颜上谏,被父王废为庶民。他便离开王宫,拜嵩山道士浮丘公为师,潜心修真悟道。后来,他在今府店镇缙山驾鹤升天,成为神仙。

说起浮丘公,他可不是一般人。《太平御览·歙县图经》记载:“北黟山,在县西北一百六十八里,高一千一百七十丈,丰乐水出焉。旧名黄山……山中峰有浮丘公仙坛,彩霞灵禽,栖止其上,是浮丘公与容成子游之处所。”明弘治《偃师县志·仙释》又记载:“浮丘伯姓李,世号浮丘公,居嵩山修道,白日飞升,曾作原道歌,以相鹤经授王子晋。”浮丘公可以说是与太子晋同时代的著名道士,也有说其为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仙人。在今府店镇东门外曾建有浮丘庙,今存有浮丘洞。

太子晋跟随老师浮丘公来到府店东的河边。看到河面波涛汹涌,行人往来困难,浮丘公挥手一指,说:“休也!”河水立马平静下来。这使水中的一条黑龙怀恨在心,黑龙便趁着师徒二人修炼的时候兴风作浪,引发洪水。太子晋手持宝剑,同黑龙搏斗起来,一直追到终南山(今双泉北)上,用剑向土中猛扎两下,正好扎在已遁入地下的黑龙的两只眼睛上,顿时黑龙泪流不止,泪水形成了双泉。

传说终究是传说,大家听听而已。今天,双泉村中的两孔古泉,水量充沛,清激甘冽,暴雨不溢,大旱不枯,被人们

称为“神泉”。

双泉村还有灰嘴遗址,距今有5000年至7000年。灰嘴是双泉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,南依青罗山,东临涧河,地势平坦,土壤肥沃。《偃师县志》曾称其为“灰堆”。清代著名藏书家、目录学家孙星衍在《偃师县志》按语中指出:“今缙氏西南有灰嘴,即灰城也。”由此可知,灰嘴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,在古代就是人们理想的栖身之所。20世纪5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,印证了这一点。

灰嘴遗址目前分东、西两部分,中间是巨大的自然冲沟。考古发掘资料表明,该处地表遗物十分丰富,曾采集有泥质灰陶、黑陶和夹砂灰陶等,发现有灰坑,文化层厚度5米以上,出土了尊、罐、鼎等,石器数量尤其多,为二里头遗址石器的重要加工地。灰嘴遗址是一处涵盖仰韶、龙山、二里头和商代堆积的文化遗址,4层遗址叠压,实属少见。1963年6月,灰嘴遗址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双泉村附近,还有一孔古泉,泉边建有玉皇庙,当地人称之为“单泉庙”。从庙中清道光十一年(公元1831年)重修玉皇庙碑文可知,单泉也叫金莲池,同样有着神奇的传说和悠久的历史。